



写下冬至

□姜利威

冬至时,天寒地冻。
这一天,昼夜达成协议,白天变短,夜晚变长。
仿佛,整个世界都被皑皑白雪装扮一新,于白茫茫的庄严与肃穆里,大地异常冷静,此刻,北国正风雪漫天,南国依旧是柳绿花红。
炉火通红的屋子里,一口大锅里正煮着饺子,上下翻腾中如鱼般游动。冬至了,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,

喊醒多少游子心中乡思的滚烫。
写下冬至,一朵朵的雪花,正在翩跹起舞中,优美而至。
写下冬至,一股股的寒风,鬼哭狼嚎般吹着呼啸的口哨,天地间肆虐疯狂。
写下冬至,一朵朵的腊梅,傲雪初放,它们是寒冬写给春天的情话吗?能读懂这种语言的人们,心中,已早早迎来了那个不远的春天。

问候

□张鸿雁

小雪大雪之后
目光就潮湿了起来
万物已藏 诸繁已简
只有在冬的深处
我们才能认清自己

因为云朵的压迫
这一天收敛到最短
在这种急促里
又有谁愿意
将往事重提

风已占领了空白
还有许多凛冽的记忆
在身后紧紧跟踪
冰冷有利于保鲜
有没有饺子并不重要
世间都说 有人念叨
你的耳朵就会一直发热

积攒了多少光阴
才让这一夜扩展到最长
那我们围炉而坐
伴着雪花静等敲门声响起
在夜风捎来的问候里
你一定也能明了
此刻 时光正悄然转逝

“爸爸牌”饺子

□汪存

每年一到冬至,我就会想起“爸爸牌”饺子。
记得高三那年冬至,正好是星期天。吃过早饭,母亲就动员全家人一起包饺子。我和弟弟手舞足蹈以示响应,打算比赛看谁包得快、包得好。在我的眼神示意下,弟弟对爸爸使出浑身解数,一边连拉带拽,一边撒娇卖萌,最终爸爸被成功拐进厨房。

也许是为了应情应景,也许是我 and 弟弟太过热情高涨,也许是包饺子比赛的氛围太好,昔日母亲和爸爸三天一小吵、五天一大吵,今天双方争吵不休、面红耳赤的样子已然不见,有的只是一派祥和的气氛。母亲调侃,爸爸包饺子是一把好手,不仅花样百出,还别有一番情趣。开始我还不相信,因为我从未见过爸爸进厨房。当看到爸爸包出来的饺子各式各样,小巧玲珑,精致可爱,惟妙惟肖,弟弟立马把比赛一事抛诸脑后,央求爸爸教他包小老鼠样式的饺子。

在爸爸的认真教学下,我们包的小老鼠饺子纷纷亮相。母亲有几十年的做饭功底,基本上是一看就会;弟弟想着以后可以得意地向邻居、朋友和同学炫耀自己新学的高超技能,也是一学就领悟其中要领;而我,一开始还想着一定要包出两个样式美观且独一无二的饺子,送给母亲和爸爸,可我越想包好越包不好,越想捏紧饺子皮越是会露馅,正当我想找个地缝儿钻起来时,一盘样式精美、排列整齐的小老鼠饺子出锅了。爸爸笑着对我说:“没关系,爸爸包的‘爸爸牌’饺子全归你,你包的‘女儿牌’饺子归爸爸。虽然你包的饺子外观不好看,但是爸爸知道里面有你满满的爱心。哪怕这些饺子最后都煮破了,我也爱吃,我最喜欢吃‘女儿牌’饺子!”
最后,我如愿以偿地吃到了“爸爸牌”水饺,果然色香味俱佳。在我的印象中,这

是我们全家人第一次一起包饺子,之后没多久,父母终因性格不合,在一次大吵大闹后离婚。那时正值我高三毕业,我选择和母亲一起生活。此后,我也再没有见过爸爸,中间也没联系过。
如今,冬至又至。现在的我,早已学会了更多样式的饺子包法。下班后,我买了做饺子的食材,回到家,一阵捣鼓,最后看着自己包的个个圆润饱满且弥漫着香味的小老鼠饺子,心里不禁想着:爸爸,九年前,我不会包小老鼠饺子,现在,我可以包出和您一样既好看又好吃的“爸爸牌”饺子了,您知道吗?

南腔北调的相遇

□赵春燕

鼻而来。小刘和小孙不时过来闻闻味,直喊香。我知道他们在武隆待久了,对于饺子、对于家的思念,甚浓。
饺子包完,下锅煮起来。一个个圆滚滚、胖嘟嘟的“小娃娃”,在水添三次,白沫泛起时,终于开心地膨胀起来。捞起,盛盘。锅里“滋滋”冒着的菜籽油,案板上切好的小葱、嫩绿的香菜、红红的辣椒,都会让饺子的味道更加出彩。随着“滋啦”一声热油泼上辣椒,满屋飘香。对,就是这个味,饺子的味,家的味!
整盘的饺子、满满的料汁、调好的凉菜,一齐上桌。小刘那个新买不久的小饭桌,被摆得满满当当。平时清冷的客厅,顿时热闹起来。我们六人围坐一起,热茶在手,饺子在口,一股热流在心。异乡之地,无需多言,冬至的饺子,把大家的心,紧紧地系在一起。

酒足饭饱后,我们用各自的方言聊着天。小刘是浓重的陕北口音,小孙是正宗的关中话,我是一口陕南腔,我们基本涵盖了陕西的所有方言,小杰的山西话与陕北话接近。其余那二位的四川话,唱歌般好听,夹杂在北方方言中,格外动听。这一番南腔北调的大杂烩,让屋子的气氛更加灵动起来。大家沉浸在美食中,也感

动于异乡之缘。
此时,武隆的天也已很冷,没有暖气的房子里,温度很低,但是一顿饺子,让大家感到温暖加倍。我们一帮异乡人聚在一处,任饺子的馨香在齿间弥散开来。畅聊之后的静默,让大家都迷失在满屋飘香的夜色里:……
何以解乡愁?冬至饺子异地情。



胡杨林印象

□牧犁

“额济纳”,是曾辉煌一时,西夏党项族语的唯一音传。世界仅存三处之一的胡杨林,位于内蒙古额济纳旗(与内地县级行政区等同)政府驻地。清晨7点20分,是胡杨林景区日出的准确时间。时前,景区林中,桥头、湖边已人流如织。
额济纳胡杨林的日出是绚丽的。它从遥远的晨曦启步,先露出一丝浅蓝,添上一抹红,再涂上一团鲜亮的橙黄,直至各色出尽,太阳才一跃腾空,放射出夺目的万道金光。刹那,阳光与黄色、红色、棕色的胡杨交相辉映,满眼金黄。
胡杨的美是多变的。一棵枝干斑驳,裸露根部伸入湖水的胡杨,远看像久经沧桑的老人坐在湖边,高挽裤角,将腿脚伸入水中,

默默追忆自己的幼年、壮年与老年。胡杨顽强的生命力,恰恰印证了达尔文的进化理论:“物竞天择,适者生存。”
胡杨的美是多彩的。春夏,不显不露,一袭绿装;深秋,相向从众,通身金黄;严冬,一展风采,换上金装。生长于沙漠的胡杨,先天具备了应对恶劣自然环境的魔力和顽强的生命力。它们从混沌的亘古走来,经历了严酷的冰川时代,数次沧海桑田的变迁。见证了人间的悲欢离合,收录了数千里艰难跋涉,大漠深处“丝绸之路”的驼铃声声。秋天,是胡杨彰显辉煌的季节。那金色的胡杨,在与湛蓝的天空、舒卷的白云、几湾秀水相互拥抱交流的同时,似乎浅笑着宣告:“天在,地在我

也在。岁月不老,我不老。”
胡杨的姿态是传神的。一棵几人难以围抱的老树,其中一棵尺余粗的分枝,表皮全无,扭曲起伏,像极了腾空欲飞的苍龙;一棵已死不倒的胡杨,数个枝干,后看似老牛,前看似奔马;还有一棵虽不高大,却像欲欲飞天的纤纤仙女。数个不倒与不朽的胡杨残躯,展示出古战场的悲凉场景。它们有的像死后仍傲然挺立的将军,有的似怒目而卧的勇士,极其逼真。
额济纳胡杨林景区以八道桥划分。真正令人惊叹的是二道桥、四道桥和七道桥。二道桥是倒影林和湖心岛。站立岛上,除尽览一片金色胡杨,几束芦苇和湖面蓝白天

云、半边金黄的胡杨倒影外,无论是日出的远山,还是日落的“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”,都隐隐显出二道桥湖水脱尘的仙气,给人少有的宁静,忘了当下,忘了世间的烦杂和时间的流动。四道桥是英雄林,也是大导演张艺谋拍摄《英雄》的外场地。这里是千年古胡杨最集中的片区,树干粗壮巨大,形态鬼斧神工。据说,开拍前,张导演派出多路人马外出采景,费尽周折,但都未与他内心的宏大场面相吻合。直到看见英雄林的照片,大喜过望,带领全剧组前来拍摄。《英雄》电影的上映,让人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视觉盛宴,更让额济纳胡杨林蜚声中外。

展痕处处

一路上有你

□岳明阔

我作为一名曾经的通讯员和成长起来的诗人,在自己人生路上曾多次得到陕工报的助力。
早在1996年夏天,我创作的杂文《蛀虫当剧》首度在陕工报发表,“北国周末”专版主编薛喻阳老师还回了亲笔信,充分给予肯定。没想到,正是这一篇文章的发表,圆了我的参军梦。
算上1996年冬天这一次,已经是我五年内第四次报名应征了。前两次是在城固老家报的名,虽然体检政审合格但因名额未能成行。后两次是招工到了略阳,我以一名青年工人的身份于1994年和1996年冬天两度报名参与,因为某些原因,都未成功。1996年单位恢复生产,到冬天我就第四次报名了——我想抓

住参军的最后一次机会。
报名不久,接兵干部来走访,座谈中对我颇为欣赏。了解到我的特长是写作,又有文章在陕工报发表时,就让我找来一阅。看完即表态:“只要你体检政审合格,我第一个带走。”我激动得快要掉下了眼泪。因为如果这一次再走不了,年龄超限我就再没有机会了。是陕工报,助力我实现了参军报国的梦想。
到了新兵连,在军事训练和执勤之余,指导员安排我办黑板报、写材料等,成为战士们羡慕的“红人”。下连不久,总队一名干部下来找新兵谈话,了解到我的特长是写作,又翻阅了我在陕工报发表的文章,颇为高兴。于是在返回支队向政治处推荐,让我参加了七月中旬

由总队政治部举办的新闻报导员培训班,而这种培训一年只办一次,每个支队只有三个名额。这是陕工报,给我带来的又一次机会,助力我学到了更多的新闻写作知识。
退役后,我被分配到一家县级国有企业,任厂长办公室秘书,业余时间就会给陕工报投稿。我采写的消息、特写、通讯等在陕工报和市级报刊上发表得越来越多,实现了建厂以来,本厂职工写本厂新闻在报刊发表的零突破,激发了本厂干部职工读报学习的热情。
2004年底,在国企改革中我离开了所在企业。次年,带着在报纸上发表的部分代表作,南下深圳求职发展。因为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,加之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,求职都较

为顺利。所以说,这是陕工报对我人生转折关头的又一次助力。
多年来,随着网络自媒体的兴起,很多传统媒体都遇到困难。而我最关心的就是让自己成长的陕工报,每隔一段时间,我都会检索和浏览陕工报官网。当看到这块职园地依然在宣传国家政策法规,维护职工和企业的合法权益,为经济社会发展护航时,我倍感高兴,也谢谢陕工报的一路陪伴。

我和陕工报的故事
本报创刊七周年优秀征文选登



秋色(国画) 李雪峰